



太陽的血

是
黑
的

胡淑雯

114

太
陽的血

胡淑雯

是
黑的

太陽的血是黑的

作者 胡淑雯
 總編輯 初安民
 責任編輯 施淑清
 美術編輯 林麗華
 封面設計 永真急制Workshop
 校對 施淑清 胡淑雯

發行人 張書銘
 出版 **INK**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
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00號13樓之3
 電話：02-22281626
 傳真：02-22281598
 e-mail：ink.book@msa.hinet.net
 網址 舒讀網<http://www.sudu.cc>

法律顧問 漢廷法律事務所
 劉大正律師
 總代理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 電話：03-2717085（代表號）
 傳真：03-3556521
 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 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港澳總經銷 泛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
 地址 香港筲箕灣東旺道3號星島新聞集團大廈3樓
 電話 (852) 2798 2220
 傳真 (852) 2796 5471
 網址 www.gccd.com.hk

出版日期 2011年10月31日 初版
 2012年 7月16日 初版五刷
 ISBN 978-986-6135-63-7

定價 36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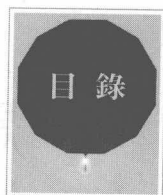
Copyright © 2011 by Hu Shu-wen
 Published by **INK** Literary Monthly Publishing Co., Ltd.
 All Rights Reserved
 Printed in Taiwan

財團法人 | 國家文化藝術 | 基金會 創作補助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太陽的血是黑的 / 胡淑雯 著；
 —初版。—新北市中和區：INK印刻文學，
 2011.10 面；公分。（文學叢書：304）
 ISBN 978-986-6135-63-7（平裝）
 857.7 100021313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 本書如有破損、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

1	小光	006
2	小海	018
3	阿莫·秋香	034
4	來來飯店	047
5	樂蒂	066
6	名媛千金測驗題	0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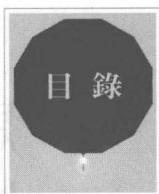
7	裸體海灘	080
8	西門町·獅子林·慾望街車	2.0
		114
9	處子	149
10	公寓酒吧	160
11	天天開心	179
12	白色的禮物	190
13	嘻嘻男孩	201
14	查理帕客	213
15	小時那件事	245
16	自由免費·小海再見	270
17	睡不著	289
18	G	333
0	後記	345

2144

太
陽的血

胡淑雯

是
黑的



1	小光	006
2	小海	018
3	阿莫·秋香	034
4	來來飯店	047
5	樂蒂	066
6	名媛千金測驗題	075

7	裸體海灘	080
8	西門町・獅子林・慾望街車	2.0
		114
9	處子	149
10	公寓酒吧	160
11	天天開心	179
12	白色的禮物	190
13	嘻嘻男孩	201
14	查理帕客	213
15	小時那件事	245
16	自由免費・小海再見	270
17	睡不著	289
18	G	333
	0 後記	345

遺忘是充滿誘惑的，酒與藥那般舒服的。

我曾嚮往遺忘直抵心之消亡，卻無法放棄追求，追求記憶帶來的自由。

1 小光

我記得那個夏日傍晚，秋意沿著水管滲進來，水涼得剛剛好，我正想洗澡。

水盆將滿，有個男的冒出來，出手要將我剝光。

夏暮的太陽蹲得很低，我也蹲得很低，將身體嵌入斜斜的暗影中，把僅餘的上衣拉攏，像拉上一塊潦草的窗簾。

霞光似水，淋淋瀝瀝了一地，水盆還沒溢出，澡間卻彷彿濕得透亮。

十九歲的我伏在自己腳邊，仰視這突兀的陌異之人：比籃球員更高大的少年，方正的下顎，理平頭，起皺的襯衫沒上扣子，像是剛從操場離開。

少年笑得開朗，露出問心無愧的齒白，四肢灌滿力量，嘩一下撲過來。我伸手抵住他的上臂，感覺像是觸到卡車輪胎。一隻脫困的、發情的獸，全身的肌肉繃懸於暴動邊緣。奇怪的是，他的強大並不讓我感到特別恐懼，因為他笨拙得像個稚齡的孩子，智商只有七、八歲吧，至多只在夢裡有過性經驗，幾句話就能摺倒他。由他鬆闊的笑聲可以推斷，他並打算傷害人。

我啓動獵物的本能、陰性的機智，慌亂卻不失狡猾地，朝另一個方向疾走、滑行，半踢半哄掙脫了他，奔進自己的房間，扣上兩道鎖。重重呼一口氣，感覺像是卸下了一團稠重而癡黏的寄生物，倒不像逃命。

隔著房門收聽門外的動靜，聽見他嘻笑著擊出歡鬧的掌聲，像個雀躍的頑童，準備投入一場捉放的遊戲。我聽見他興致勃勃地讓高漲的呼吸緩緩落下，讓時間安靜流過，彷彿在等待自己學會忍耐，練習狩獵，養出耐性，變成大人，好繼續下一個行動。

黃昏急速冷卻，掉了顏色，留下一束稀薄的光線，穿過拴緊的門縫。

那僅剩的微光被我踩在腳下，動彈不得，就連時間也穿行不過。

一切都暫停了。吞嚥暫停，屋頂的漏水暫停，就連透明的影子也抵住了時間，攔止了加深的速度。

我聽見門外的呼吸愈來愈急，愈來愈近，像火舌穿過氣管，像蛇行的好奇心。正當我直覺要出

事了，事情就發生了。

瞬間，男孩巨大的手指突破木門，直取我的胯下。

室外，媽媽的麵攤正迎接晚間的第一波高峰，在騎樓底下冒出蒸氣。附近的建築工人剛剛收班，點了幾瓶啤酒與小菜，杯盤與筷子輕輕碰撞，每個聲響都許諾了一份微薄的利潤。再過半小時，待天色完全暗去，那個恐懼日曬從來見不得光的女人，就要騎著單車路過，向濕熱而壯碩的工人們請問，「各位帥哥，你們有誰撿到我的貓嗎？金色的虎斑貓？」女人左眼罩著紗布，因為她剛去割了雙眼皮，一次只割一邊，另一隻眼要留著煮飯、騎車、上下班，待左眼的傷口癒合了，再去割右眼。獨居的她非常珍惜有班可上的日子，不敢請假，她在山腳的玩具工廠上夜班。

「事情發生的時候，我只是一個小孩子，月經都還沒來呢，就連處女也算不上……」

「什麼？什麼叫做『連處女也算不上』？」小海問。

我說，「小女孩的定義是：初潮還沒報到的女童。處女的定義是：有了月經的童女。」

女童與童女是不一樣的。

「這很重要嗎？」小海問。如此細較童女與女童的差異，真的有意義嗎？

「假如你遇過那種事，就會明白我的意思。」當我這麼說的時候，想起的不是自己，而是阿莫。

「不對呀，」小海說，「妳說妳當時十九歲，不是嗎？總不會十九歲了還沒來吧？」

「那是夢，是我在夢裡的年紀……」我說，剛才陳述的是由記憶改裝過的夢境，或者，由夢魘竄改過的回憶，「實情是，事情發生的時候，我已經過了十一歲，還沒滿十三歲……」

「妳在搞刑事鑑定喔……」

「說起來是有那麼一點像喔，像驗屍一樣。」我說。

身體提供了尺度，爲我重組了時序。身體不會忘記當時，鳥喙般尖起的乳房，不諳血事的皮膚。身體不會忘記。

「那時候，妳算是女童還是童女呢？」小海問。

某種中間質吧，我說。即將由女童化爲童女，像一隻四足的蝌蚪，正在脫去尾巴，告別童年，等待命定的第一次跳躍。一種既是也不是的，過渡狀態。

多年後，夢見那個「洗澡遇襲事件」，那個被秋意滲透了的、暮光淋淋的夏日，我這才重新憶起那件童年往事，並且在記起的一刻發現自己早就忘了，早就忘記這件事了。然而這件事卻對我念念不忘，一再潛入我的睡眠，以夢的格式帶領我重新經歷一次。

假如我不曾作過前述的夢，我將無從記起這件童年舊事。一旦在夢的提攜底下重回現場，又要忘恩負義譴責夢的不是，說夢裡虛構的比重構的多。問題是，倘若未曾經歷夢的改寫與變造，我將無從透過「與夢爭辯的過程」重新確立，哪些細節才是真的。

實際的情況是——讓我重新描述記憶追回的「事實」——我光裸著全身，濕淋淋正抹著肥皂，那個男孩闖了進來，對著我笑。

男孩名叫小光，十一歲，與我同齡。腦子開過刀，恆常剃著平頭，袒露的胸口豎起一道又長又亂的刀疤。小光更小的時候開過胸腔，雙手不太靈活，不習慣穿套頭上衣，襯衫只扣一顆，腦筋轉得慢，跑起來也慢，在那民智半開的年代，「多重障礙」這語彙還沒誕生，大家隨口叫他白癡，沒人喜歡跟他玩。

小光住在我家對面，家裡是開洗頭店的。他穿過我媽的麵攤，直入我家沒有門的前廳，沒有光的走廊，來到沒有門的廚房，進入沒有門的浴室，撞見沒穿衣服的我。他鬆垮垮地亂笑幾聲，伸出粗大的食指說，「李文心，我抓到妳了……」沒人跟他玩，他就一路偷窺一路跟，突然冒出來，像個小變態。

小光食量很大，吃下的養分全都灌進肩膀與四肢，聳然高壯，像個巨人，白癡般癡情於白色的地磚，鎮日在浮塵四起的工地裡晃。

「我抓到妳了……」小光呵呵笑說，「我看到妳的咪咪了……」小光的下顎彷彿木造的替代品，拙重而生硬，咬不住字形。他不像其他聰明的小孩，早早便習得各式陳腐的、性的成見。但我依舊在他眼中望見一種溫和的、充血的亢奮。

澡盆快滿了，我將水龍頭旋緊。剛剛脫下的衣服全都躺在小光腳邊的洗衣籃裡。

「妳的B B呢？」小光說，「李哲偉說男生是雞巴，女生是雞掰，許慧真說女生不是雞掰，是B B……」

我叫他走開，他動也不動，眼睜睜釘在原地，像一顆受苦的李子，半熟著被咬了開，泌出酸楚的汁液。

「走開啦！」（其實我還罵了白癡）小光依舊不動，濕潤的眼睛像一把杓子，將我舀起來喝——儘管他只是一個孩子，不會在夢境以外的時空裡遺精，就連處男也還算不上。

澡盆裡的水管被浮力推開，彈落地面。我立起蹲伏的身體，面向他，裸身朝他立定的方向走過去，打算關起浴門。

浴門卡住了，拉不動。

小光也卡住了，趕不走。

小光像浴室與廚房之間那扇壞掉的門，被生鏽的時光死死咬住了，緩緩滲出積存的淤水。我聽見他咿咿呻吟了兩下，抓住膨大的褲襠，口吐白沫，倒地痙攣。

「我的媽呀他射了嗎？」小海問。

「我哪知道呀，我才十一歲……」我說，「他癲癇發作了啦。」

那電擊的時刻，電流於體內爆出火光的瞬間，小光自童騷的狀態離開，體驗了新的事物，成爲

一個處男。

「處男是這樣生成的嗎？」小海問。

「這是我的歪理啦。」男童的性快感朦朧若夢，處男的快感是有對象物的。

我說，「這是小光第一次醒著射精吧，因為這一點，他成了一個處男。」

「你們這樣算早熟嗎？」小海問。

「窮人家的小孩無門無戶的，可能真的比較早熟吧。」我說。

（彰化有個產科醫師，於超音波裡目睹了一個小男胎，在媽媽的子宮裡手淫。這尚未脫胎的小東西僅僅二十七周，不到七個月大，小雞雞已經能勃起了。這個醫生還說，法國性學專家研究人類的胚胎活動，在六十個有效樣本之中，發現了四十二件手淫，比率高達七成。男女都有，最小的才二十四周。）

夢裡，被事件侵入的是我。現實中，被侵入的是小光，那個入侵的男孩。

原本該要受害的女童、危脆的裸體、冤賠的B B、蜷縮的客體，竟果斷地攤開四肢，啟動赤裸無遮的身體，面向闖入者並且解決了他。那果斷出於無知，無知於身為受器的羞恥，以及，身為「標的物」的虛榮——成爲對象、目標、禮品、物件（「物件」請以台語發音）。

對我來說，夢對現實最大的改寫，不在小光的形象，不在事件的結果。夢裡最大的虛構來自一